



腊月的味道



□ 戚思翠

腊月是有味道的，那味道绝美。舌尖流连，心尖忘返，因那魂牵梦绕的味道叫年味。

季羡林先生曾言：“虽然年像淡烟，又像远山的晴岚，我们握不着，也看不到，但当它走来的时候，只在我们的心头轻轻地一拂，我们就知道年来了。”颇喜此言，如果过年要说一句“哎哟，你也在这里啊”，那背景就是腊月，一场怦然心动的邂逅，便在舌尖上芬芳起来。

腊月的味道，最先登场的是腊八粥的香味。母亲熬的腊八粥是最好吃的。为了一锅腊八粥，母亲好生准备着。熬粥时，先把不易煮烂的黄豆、赤豆、花生、莲子等提前泡胖，

后下入大铁锅用旺火煨煮，待它们开花、“笑了”，再放入糯米、小米、山芋干熬到快熟。最后放入青菜，改小火，不急不躁耐心地熬着，为防溢出，将木锅盖敞开一道缝。锅内咕嘟咕嘟地欢快歌唱，让我提时的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。刚出锅的腊八粥热气腾腾，稠糯可口，粒粒晶莹，粥香四溢。人人吃得肚大腰圆，连打饱嗝，都不想丢碗。

腊月的味道，最勾人魂魄的是腊肉的香味。食腊是中国人的传统，腊味也特别适合在阴冷的冬日里吃。所以，很多地方都是一到过年，就必吃腌腊食品。虽然做法多种多样，但殊途同归，追求的都是一个

热气腾腾。

这种神奇食物，制作时间必须在冬天。在寒冬腊月，晾制成的腊味品质最高、口感最佳。当这些历经了天寒地冻的腊肉、腊肠、腊鸭、腊鱼被烹饪之后，却又变成了餐桌上释放最多热量的一道暖菜，这其中的反差引人深思。如是母亲在某日烧菜时唠叨着少放些盐啊，我们就听出了快乐，听出了幸福，不用说，那菜里一定是放了腊肉的呀。想象着喷香的腊肉吃下去的美妙，不禁咽一口唾沫，喉咙里咕咚一声。眼看着锅里被煮得不停跳动的萝卜和几片诱人的腊肉，有时不一定是腊肉，只是几片腊肉皮子，是母亲平时用来熬油炒

菜的，在确认无法炸出油来时，索性最后一次利用，炖煮给一家老小吃掉。腊肉皮的味道更美，嚼在嘴里，硬啾啾的，很耐咀嚼，百吃不腻。

腊月的味道，最令人回味的是雪香和梅香。风挽裙袂，雪花起舞，皑皑白雪，银装素裹，迷倒多少望穿醉眼。冬天麦盖三层雪，明年枕着馒头睡。麦苗枕雪，溢出馒头的清香；孩童戏雪，追逐纯真的快乐；大人望雪，舌尖上，瑞雪丰年啊。自小酷爱腊梅，每每寒冬腊月的雪天都要与腊梅花“约会”，欣赏她凌寒傲雪绽放的风采。一阵暗香飘来，看着墙角盛开的腊梅，忘了寒冷，来了精神，好似

邂逅了故友，心情无比快乐、无比清雅。

腊月的味道，是年夜饭的味道，是家人团聚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，是乡愁的味道。腊月行走到底便到正月初一，那味儿就不仅是图个吃，还可以在欢乐海洋里泛舟。

红门联，喜庆词，连天炮仗酒香时；五道贺，团圆时，家家户户喜庆里；红孩子，黑孩子，蹦蹦跳跳跑大年；过大年，看大戏，人人会唱样板戏……

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，腊月的味道就是过年的味道。过年的味道不仅是五谷酒香满院春，而且是人文情怀味道的百花齐放，团圆是根本，喜庆是主题。

不要跨过那条河

□ 任启元

我的家在内蒙古大草原。我的阿爸是天下最疼爱孩子的父亲。

阿爸为我修了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小屋，在那里，每天都可以看到太阳从一望无际的草原腹地升起。我与太阳同时醒来，它照亮人间，我拎起水壶去浇灌花圃，那里有阿爸为我栽的桂花、菊花、茉莉……

小院里的秋千也是阿爸为我钉上的，我喜欢坐在秋千上，晃悠悠地看云卷云舒，风去又归。

晨雨后，房屋背面长出来一簇小蘑菇，蹭一蹭白菌子的柄儿，瓣一块完整的青苔藓，和着雨后空气弥漫的泥土味儿，猛吸一口。再摘一颗后院的酸沙果，一口咬下去，酸得转了天；揪一个青透的“贼不偷”，娇嫩多汁的绿柿子叫人好生欢喜；捧一瓢水小心翼翼地洒在我的樱桃树上。

白马阿杜，是我幼时的伙伴。我第一次见她，就在额那河畔，高大的父亲一手牵着那时欢腾活泼的她，跨过那条河一步步向我走来。

阿爸对着我笑，他说：“阿杜是我跑了三个村子才找来的。”“你要的纯白的小马，漂不漂亮？”他牵着阿杜转了两圈，河水随着湿答答的裤管溅了我一身。我欣喜若狂，抚摸着她的鬃毛。她雪亮的眼睛、湿润的睫毛，仿佛扇过了我的心河。就这样挂上铃铛，我牵着她回家。

月下的羊群洁白如昨，远方的牧笛轻扬悠远。溪水绕过

青山，碧绿得宛若翡翠。天边紫红相映的晚霞吻着无垠的草场，手捧一株多肉，倚着围栏漫聊，我心向山野，山野揽我入怀。夜阔星远，虫鸣蝉唱，云朵乘着热风，载着笛声，落下三两脚印。驼铃漫漫，一步步走向炊烟。

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美好下去。阿杜的白毛在日光的照耀下舒展得闪亮，甚至白得刺眼，像一块洁白的白布，忽地铺在了阿爸身上，疼得人扎眼。

我抱着木头盒子，走到额那河畔。朔风野大，纸灰飞扬。在一片呜咽声中，阿爸随着额那河一路东流，再不回头。

那是个大晴天，一切都充满了生机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，而我的阿爸你却生机不再。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淌，盼望能追到阿爸。我再也抑制不住，追着额那河跑，大声哭喊：“阿爸，不要跨过额那河！”直到衣裙被河边的野杏树钩住，我狠狠跌倒在地。

我锯掉了那棵绊倒我的野杏树，但河边依旧参差错落地长着许多野杏树，今年锯掉的，明年又会会长出来。我跪倒在额那河畔，九次拜别。泪眼朦胧间，我好像看到你在河对岸对着我笑。

太阳依旧从草原腹地升起，山脚下的苞米熟透了，远方的大雁往南飞。可是我的阿爸，再不能回来了。



调皮的小雪花

□ 周仕芸

水上杳然，火上无踪
顽童冒着热气的小手也握不住它
调皮的小雪花，你去了哪

网住了冬天

□ 顾佳敏

洁白的雪
像漫天飞舞的银蝶
扑闪着翅膀，网住了冬天

雪后

□ 刘芸丹

雪停了
趁积雪未落
请随我去看枝头挂雪的桔吧

写信

□ 翁敏

我坐在窗前
在雪夜的寂静里给你写信
此刻，我的世界全在这里了

窗花

□ 洪菲雪

它憋着气儿的
可劲儿够到窗边
在玻璃上画了幅画



《周桥晨雾》 许正宏 摄